三國志/卷45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蜀書十四 蔣琬費禕姜維傳 ◄

三國志
蜀書十五 鄧張宗楊傳

►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

鄧芝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郪邸閣督。先主出至郪，與語，大奇之，擢為郪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為尚書。

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脩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原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並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複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並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

書曰：「丁太掞張，〈掞音夷念反，或作艷。臣松之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掞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掞天庭」。孫權蓋謂丁太之言多浮艷也。 〉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衮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

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徵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曰：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嘆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十四年卒。

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雲。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跡。 〈《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遊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闢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邈等，徵拜廷尉。延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續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闢，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案行天下貪廉，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惠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雋。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饕，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禦，京師震悚。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眾數万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詔問當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

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示以詔恩，使還請嬰。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損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原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曠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麵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人一旦解散，方垂蕩然，當條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原以穢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冀所遏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洛陽，葬訖，為起塚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

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廷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眾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降鍾會於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子微，篤志好

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

宗預字德艷，南陽安眾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

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觸人所忌。載之記牒，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並六合；囂、述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諂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逾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廖化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

年，姜維率眾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

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闢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闢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意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

戲性雖簡惰省略，未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然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硃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涕側息，日夜不解帶，膳飲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闢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群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原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群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偪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兇，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見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期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吊。而劉早嬰疾病，常在床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

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原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鑑。原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奉膳。及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縣，必責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芻茭薪蒸，密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勖、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冤。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季漢輔臣贊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於蜀書，是以記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諡，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餘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怕知其彷彿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於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荊、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跡，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复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兇懟險，天徵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复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俊乂扶攜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於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

別自中山，靈精是鍾，

順期挺生，傑起龍驤。

始於燕代，伯豫君荊，

吳越憑賴，望風請盟，

挾巴跨蜀，庸漢以並。

乾坤复秩，宗祀惟寧，

躡基履跡，播德芳聲。

華夏思美，西伯其音，

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

攀吳連蜀，權我世真。

受遺阿衡，整武齊文，

敷陳德教，理物移風，

賢愚競心，僉忘其身。

誕靜邦內，四裔以綏，

屢臨敵庭，實耀其威，

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諮是臧，

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讚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匡世，

扶翼攜上，雄壯虎烈。

籓屏左右，翻飛電發，

濟於艱難，贊主洪業，

侔跡韓耿，齊聲雙德。

交待無禮，並致姦慝，

悼惟輕慮，隕身匡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

首事三秦，保據河潼。

宗計於朝，或異或同，

敵以乘釁，家破軍亡。

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侯良謀，料世興衰，

委質於主，是訓是諮，

暫思經算，睹事知機。——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

致命明主，忠情發臆，

惟此義宗，亡身報德。——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峰登難，

立功立事，於時之幹。——贊黃漢昇

掌軍清節，亢然恆常，

讜言惟司，民思其綱。——贊董幼宰

安遠強志，允休允烈，

輕財果壯，當難不惑，

以少禦多，殊方保業。——贊鄧孔山

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硃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欷歔文武，

當官理任，衎衎辯舉，

圖殖財施，有義有敘。——贊費賓伯

賓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綿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雲。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

既就初命，盡心世規，

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敕行整身，

抗志存義，味覽典文，

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賓，

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龔子仲

少府修慎，鴻臚明真，

諫議隱行，儒林天文。

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直

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汯，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

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亾，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顒死，亮垂泣三日。〉

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闢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

車騎高勁，惟其汎愛，

以弱制強，不陷危墜。 ——贊吳子遠

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

安漢宰南，奮擊舊鄉，

翦除蕪穢，惟刑以張，

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

因言遠思，切問近對，

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

導師禳穢，遂事成章。

偏任東隅，末命不祥，

哀悲本志，放流殊疆。 ——贊黃公衡

越騎惟忠，厲志自祗，

職於內外，念公忘私。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

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

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至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鎮南粗強，監軍尚篤，

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

為右將軍，封中鄉侯。

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

藻麗辭理，斐斐有光。——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

不陳不僉，造此異端，

斥逐當時，任業以喪。——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

折衝外禦，鎮保國境。

不協不和，忘節言亂，

疾終惜始，實惟厥性。——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眾人；

閒則及理，逼則傷侵，

舍順入兇，大易之雲。——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

士元言規，處仁聞計，

孔休文祥，或才或臧，

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

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次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龐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嘆，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孔休名觀，為荊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

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郪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 〈《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秘書。〉

國山休風，永南耽思；

盛衡、承伯，言藏言時；

孫德果銳，偉南篤常；

德緒、義強，志壯氣剛。

濟濟脩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強

國山名甫，廣漢郪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綿竹令，還為荊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徵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

永南名邵，廣漢郪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闢為西曹掾。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 〈《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

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

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闢為左將軍屬，後轉州別駕從事，卒。齊為太守張飛功曹。飛貢之先主，為尚書郎。建興中，從事丞相掾，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

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闢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原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讚之後。

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楊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卻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

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群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

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巂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

義強名士，廣漢鄨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符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

文進奮身，同此顛沛，

患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文進名南，亦自荊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徵吳，與習俱死。

時又有義陽傅肜，先主退軍，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肜令降，肜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蜀記》載晉武帝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肜，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息著、募，後沒入奚官，免為庶人。〉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

兵合遇寇，不屈其身，

單夫只役，隕命於軍。 ——贊程季然

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高祖以定關中。巴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曲。有讒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謀自守，遣畿子鬱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構，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異志，非畿之所聞。」並敕鬱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羲知畿必不為己，厚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領益州牧，闢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徵吳，遇大軍敗績，溯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眾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

夭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

公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偪，

怨興司官，不顧大德。

靡有匡救，倍成奔北，

自絕於人，作笑二國。 ——贊糜芳、士仁、郝普、潘濬

糜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太，義陽人。先主自荊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荊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於篇。◎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毡及義谷裨軍糧，國賴其資。遷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眾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如骨肉，或結兄弟，恩至於此。◎常播字文平，蜀郡江原人也。播仕縣主簿功曹。縣長廣都朱遊，建興十五年中被上官誣劾以逋沒官谷，當論重罪。播詣獄訟爭，身受數千杖，肌膚刻爛，毒痛慘至，更曆三獄，幽閉二年有餘。每將考掠，吏先驗問，播不答，言「但急行罰，無所多問」！辭終不撓，事遂分明。長免刑戮。時唯主簿楊玩亦證明其事，與播辭同。眾咸嘉播忘身為君，節義抗烈。舉孝廉，除鄍長，年五十餘卒。書於舊德傳，後縣令潁川趙敦圖其像，讚頌之。◎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遊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夙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恆言己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信厚，為眾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

【評】

評曰：鄧芝堅貞簡亮，臨官忘家，張翼亢姜維之銳，宗預禦孫權之嚴，咸有可稱。楊戲商略，意在不群，然智度有短，殆罹世難雲。